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二至一百七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鍾廷瑛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韓滉　顔眞卿　李景略
李夷簡　孟簡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趙和
劉崇龜　殺妻者　許宗裔
劉方遇

韓滉

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橋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因問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哀若彊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産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

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産曰死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出酉陽雜俎

顔眞卿

顔魯公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眞卿立辯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出傳載

李景略

李景略涼州人寓居河東闔門讀書李懐光爲朔方節

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訊得實情以景略驗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出談賓錄

李夷簡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為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聞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問之果朱泚使於朱滔者出國史補

孟簡

故刑部李尚書遜為浙東觀察使性仁卹撫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于縣界與一土豪百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惙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蠱及問所從來乃因土豪獻果妻偶食之遂得茲病此家養蠱前後殺人已多矣包君曰為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即無計矣包君乃

當時雇船檝往僅百餘里逾宿方達其土豪已知唯恐其毒事露憤怒頗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將祈之其人已潛伏童僕十餘候包君到靸履拄毬杖領徒而出包未及語詬駡叫呼遂令拽之於地以毬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二十餘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捽地備極恥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聊獲餘命及却迴土豪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云縣尉包某倚恃前資領妻至莊羅織攪擾以索

錢物不勝寃憤李公大怒當時令人齎枷鎖追包君纔到妻尚未殮方欲待事畢至州論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鏁身領去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卧於廳中睡次夢一婦人顔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孤公受之意頗悽惻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逡巡包君到李公令獨孤即推鞫尋其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判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詰其妻形貌年幾乃判夢中所見感憤之甚不數日土豪皆款

伏具獄過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憑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前資擅至百姓莊攪擾決脊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罸二十功從事賓客無不陳說判亦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浙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妹寃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為客喧決脊杖二十遞于他界自淮南無不稱其寃異判自此託疾請罷時孟尚書簡任常州刺史常與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為浙東觀察使乃先以帖令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

到纔數日李公尚未發盡甃於州厚以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出逸史

李德裕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引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

僧人不拘僧行而賞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實以關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放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其孤立不雜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寃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咸遣坐兜子下簾子畢指往門不令相見命取黄泥各令摸前後交付下次金物以憑証據僧既不知形段



竟摸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出桂苑叢談

裴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邑宰於曲阜者土人墾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痺足規口矩耳朴素古醜將蝕土壤者既洗滌之後磨礱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辯兗州有書生姓魯能八體書字者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

所行者惟其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丘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及輦致河東公之門公以為麟經時物得以言古矣寶之猶鍾玦郜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友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華聲為至寶公後以小宗伯掌貢舉生徒有以盎寶為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弟子出器於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賛獨劉舍人蛻以為非當時之物近世矯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說乎紫微曰其㓜專丘明之書具載小白桓

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會第八盟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後反虞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葵丘之役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怳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盡飲而罷出唐闕史

崔碣

崔碣任河南尹懲姦剪暴為天下吏師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

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檝于彭門値龎勛作亂穽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裔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戕於盜帑其貨矣洛城有楊乾夫者稱善卜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為端著虔祝云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邪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刼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即又勉之曰陽烏已晚幸擇良辰清旭更問當為再祝妻誠信之他

日復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以為誠言無巨細事一以託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煢獨而東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夕則飛礫以懼之晝則聲寇以危之次則役媒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據厚產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樂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詔大憨

就擒外脇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篆為信縱歸田里可久髠躶而返瘠瘁疥癩丐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展轉饑寒循路哀呌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為揖認則訶杖詬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堪其冤訴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辨姦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寃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絲未絶

洛尹改吏則銜血齋冤於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鞫吏得以肆其毒於簧言且曰以獄訟舊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𦟝酏邑之遻者隷執重役可久雙眥流血兩目枯焉時博陵公伊人燕居備聆始卒天啟良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攬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捲乾夫一家兼素鞫胥同梏其頸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鞫吏賄賂醜跡昭焉既捶其脇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收録

家産手授可久時離畢作冷衣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逵相慶有岀滯者沉冤積憤大亨暢於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擬諸出唐闕史

趙和

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

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齎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劵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齎餘鏹至遂為西鄰不認且以無保証又乏簿籍終為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為追勘無以証明宰邑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劵之比以証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

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為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安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為寘法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賫牒至淮壖口有嘯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梏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跡未甚知懼至則旅于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為寇江

因則朗叫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証詞甚
具姓氏無差或言偽而堅則血膚取實因則大恐叩頭
見血如不勝其寃者趙又曰所盜幸多金寶錦綵非農
家所寘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因意稍解遂詳開
所貯者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
甲等納到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
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
事謂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

訴鄰令其偶証於是軏懼失色祈死廳前趙令梏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出唐闕史

劉崇龜

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白晳稍殊於裨販之伍泊船於江岸上有門樓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豔態妖容非常所覩亦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逆秉便復言其黄昏當詣宅矣無難色頷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啟扉伺之此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

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盜乃謂其見擒以庖刀刺之遺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覺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戶即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鮮血之氣未已又捫著有人卧遂走出徑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餘里其家跡其血至江岸遂陳狀之主者訟窮詰岸上居人云其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徑發即差人追及械於圍室拷掠備至具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庖刀納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

集于毬場以候宰殺屠者既集乃傳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廚而去府主乃命取諸人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令詣衙請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後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問其住止之處即命擒之則已竄矣於是乃以他囚之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旦夕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一兩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

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姦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獄可謂明矣出玉堂閒話

殺妻者

聞諸耆舊云昔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爲姦盜所殺但不見其首支體具在既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聞之遂執婿而入官丞行加誣云爾殺吾愛女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甘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爲不繆郡主委諸從事從事款而不斷謂使

君曰其濫塵幕席誠宜竭節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誤舉典刑豈能追悔也必請緩而窮之且為夫之道孰忍殺妻況義在齊眉曷能斷頸縱有隙而害之盍作脫禍之計也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讞議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慎擇司存移此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以平人待之鍵戶棘垣不使繫於外然後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去處文狀既

而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奶子於牆上舁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女首級遂將首對屍令訴者驗認云非也遂收豪家鞫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蓄之土豪乃全家棄市吁伍辭察獄得無慎乎出玉堂閒話

許宗裔

蜀之將帥鮮不好貨有許宗裔者分符伏鉞獨守廡隅嘗典劍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認識碁客待曉告巡其賊不禁拷捶遂首其罪因而送州宗裔引慮縲囚紛訴且言絲鈎紙乃是家物與被刼主遞有詞說宗裔促命兩家繰絲車又各齎細紙卷時胎心復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細線見杏核與因欵同仍以絲鈎安車量其輕重大小亦是因家本物即被刼者有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指顧之間爲雪寃枉乃良

吏也出北夢瑣言

劉方遇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為繼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興殖乃舉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為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為親族

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寃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弟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

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幷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宮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三

俊辯一

李膺　商鑒　蕭琛

朱淹　崔光　陳元康

李諧　盧愷　盧思道

王元景

東方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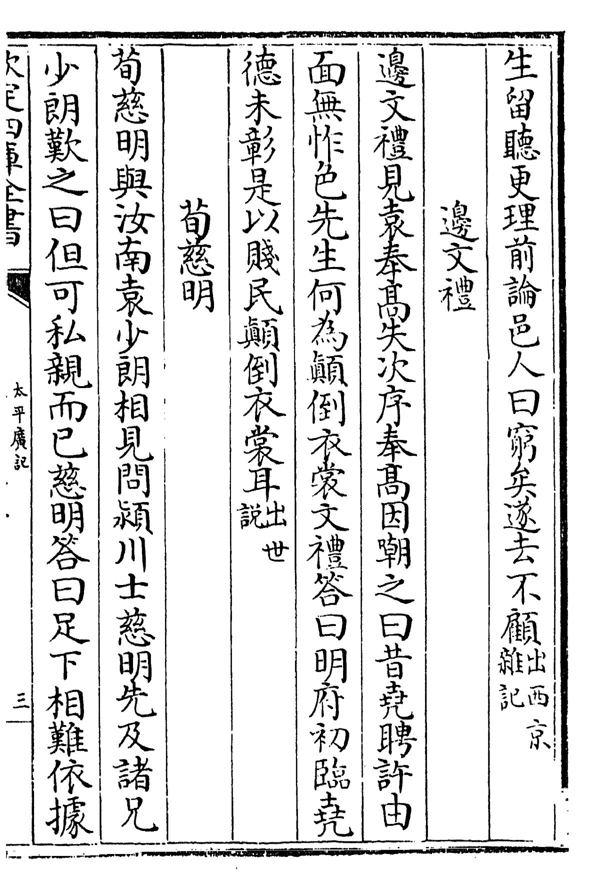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謂愚邪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

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徂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而嘆出小說

又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說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人有燭而不與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為其傭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能説詩時人為之語曰無説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此聞之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



生留聽吏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顧出西京雜記

邊文禮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之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出世說

荀慈明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潁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朗歎之曰但可私親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難依據

何經少朗曰方問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内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内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為悖德乎出世說

曹植

魏文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鬭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

得云是井不得言其鬬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横骨行至凶土頭峍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詩云煑豆持作羮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說

諸葛恪

孫權甞巡狩武昌語羣臣曰在後好共輔導太子太子有益諸君厚賞如其無益必有重責張昭薛綜並未能對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達比青蓋來旋太子聖叡之姿必聞一知十豈為諸臣虛當受賞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無以遠過且為君叔何以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至於仕于汙君甘于偽主闇于天命則不如臣從容清泰之朝讃揚

天下之君也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恪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以勝也出劉氏小說

車浚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早欽風彩何乃龍蟠鳳峙不肯降顧邪答曰誠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納同尼父之善誘然蜥蜴不能假重雲以升舉鷃雀不能從激

風以飛揚是以無因爾時坐上賓客多是吳人皆相顧謂曰武陵蠻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已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乃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遜歎曰國其昌也乃有斯人出劉氏小說

諸葛靚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出世說新語

蔡洪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拔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採於崐崘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出於西羌賢聖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又問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

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墨為稼穡以義禮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藴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議意為幃幕行仁義為室宇脩道德為牆宅者矣出劉氏小說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

之曰卿州復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上稱善後除梁州刺史出談藪

張融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嘗謁太祖於太極殿西堂彌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為中書郎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

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出談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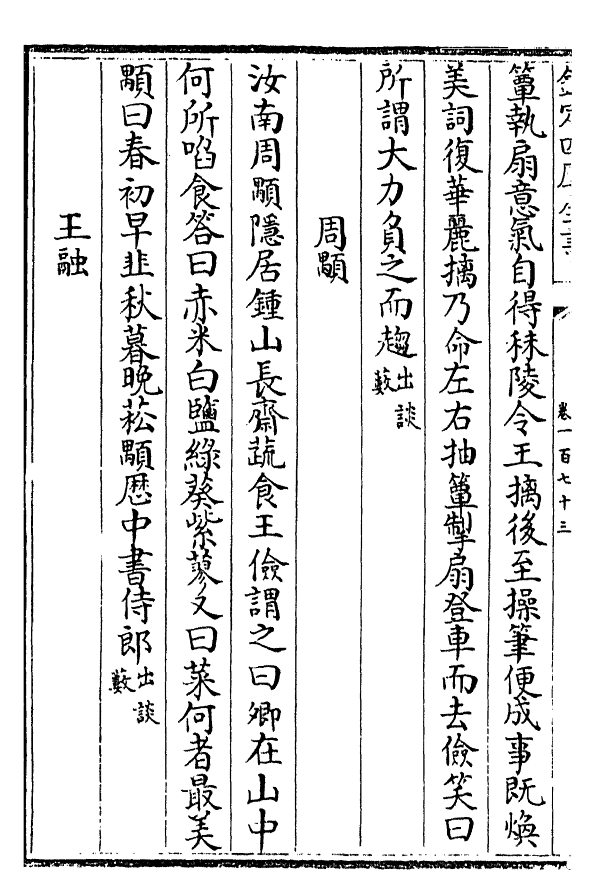
庾杲之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謚莫有對者王儉因目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度量時人稱其辯答（出談藪）

王儉

齊王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曇首之孫少孤幼

有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常爲五言詩曰稷契匡
虞夏伊吕翼商周撫巳娩前哲斂衽歸山丘故論者以
宰相許之後爲吏部尚書有客姓譚詣儉求官儉曰齊
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帝
常幸樂遊宴羣臣奏樂帝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
浴皇風並沾比屋亦既在齊未知肉味帝稱善儉嘗集
才學之士累物而隸之謂之隸事隸事自此始也諸客
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花簟白團扇憲坐



簟執扇意氣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摛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負之而趨出談藪

周顒

汝南周顒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顒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顒歷中書侍郎出談藪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問弁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彼所獻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知且將信誓有時而爽而駉駉牧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虛為之名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遍周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卿何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名其優劣聊以相訪若於千里必至聖主將駕之鼓車弁不能答出談藪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辯武帝謂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時李膺答曰臣以為勝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衆皆悅服出談藪

商鏗

東郡商鏗名子為外臣外臣仕為廷尉評鏗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為今其入仕鏗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出談藪

蕭琛

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於陛下琛嘗於御座飲酒於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衆皆失色恐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伏受酒琛歷尚書左丞出談藪

朱淹

後魏太皇太后馮氏崩齊使散騎常侍裴昭明來弔欲

以朝服行事主客問之昭明曰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著作佐郎朱淹接對謂之曰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知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後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乃云義出何典行人得失何甚異哉昭明曰齊帝昔崩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不以為報那得苦見邀迫淹曰彼朝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逾月即吉李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以鳴玉盈廷朱紫照日彪既不被主人之命

何容獨以素服間厠衣冠之中哉來責雖高未敢聞命
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諒闇已來百官聽於冢宰
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明乃摇手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
知得失所歸淹曰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非邪明對
曰非孝無親請裁弔服令為魏朝所逼必獲罪於本邦
淹曰彼有君子卿將命抗中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但令
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
直筆高祖賞之轉著作郎齊又使員外郎何憲主客邢

宗慶來朝遣淹接對宗慶謂淹曰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曰夫為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救工採者獲多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歴事宋朝荷恩積世豈應便爾篡奪慶等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北謂淹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曰我捨危就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不能答出談藪

崔光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勖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出談藪

陳元康

北齊河陽陳元康刀筆吏也善暗書嘗雪夜太祖命作軍書頃爾數十紙筆不暇凍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時人謂之語曰三崔兩張不如一陳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兩張德徵纂也出談藪

李諧

北齊頓丘李諧彭城王嶷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辯為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略曰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懐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除散騎常侍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問曰今猶可暖北閭當少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

鄴下豈是測景之地諮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
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旣稱盛美何事遷鄴諮曰不常厥
邑於茲五遷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怪胥曰殷人毁
厄故遷相圮耿貴朝何為而遷諮曰聖人藏往知來相
時而動何必候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肇於先代黃旗
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諮曰帝王符命豈
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胥默而無答江南
士子莫不嗟尚事具江浦賦詩曰帝獻二儀合黃華千

里清邊笳城上響寒月浦中明出談藪

盧愷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為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為酪氷為漿穹廬為帳氊為牆愷中書監子剛之子也出談藪

盧思道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姪貴貴曰阿父

何處飲來淩晨嵬峩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嵬峩何嵬峩眞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太常卿出談藪

王元景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彦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談藪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四

俊辯二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温庭筠　柳公權
權德輿　東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陳元方　孫策　鍾毓
孫齊由　陸琇　王絢
蕭遙欣　房氏子　張琇

渾瑊

俊辯

陽玠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曰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機辯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葅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喫芥葅對

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有太倉令張策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詡爽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邕問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為寶滄州人以魚鹽為寶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為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也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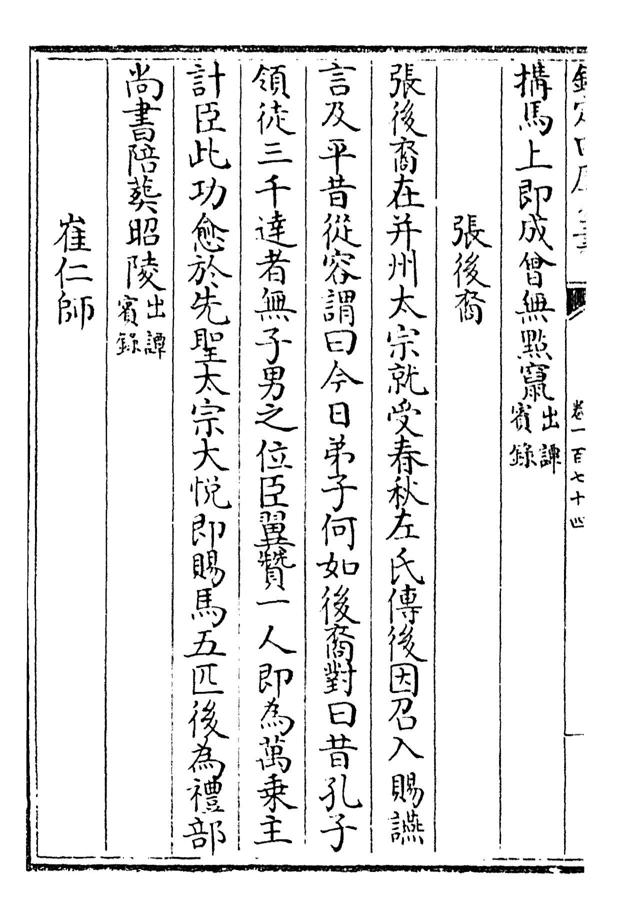
媿色出談藪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出談藪

薛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書露布多出於收占辭敏速皆同宿



搆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出譚賓錄

張後裔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讌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即賜馬五匹後為禮部尚書陪葬昭陵出譚賓錄

崔仁師

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陛奏度支錢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賫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刑部以反逆緣坐兄弟没官為輕改從死仁師議以為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審商量竟從仁師議出譚賓錄

盧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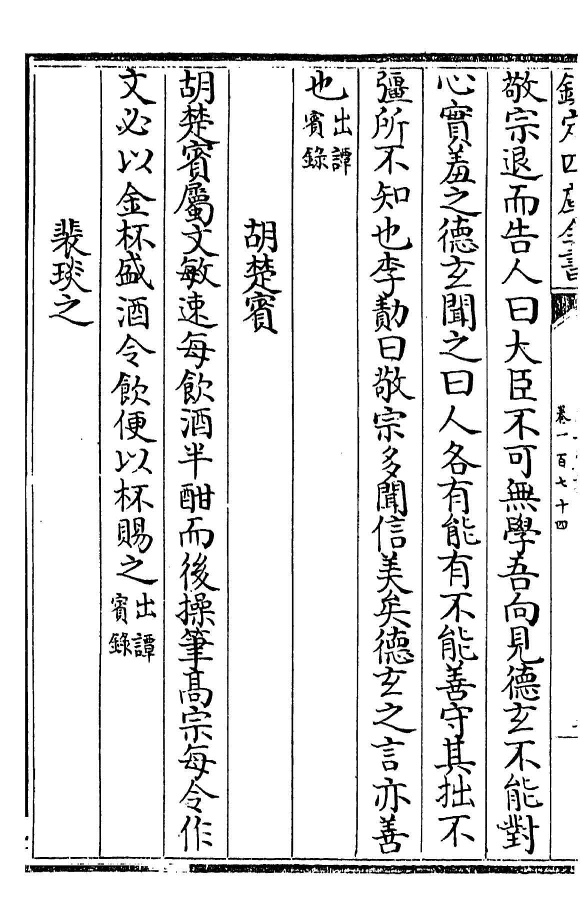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為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古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

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為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歳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邪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

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領書狀莊道但閒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為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出御史臺記

許敬宗

高宗東封賫德玄騎而從上問德玄曰濮陽古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策馬前對所問上意稱善



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彊所不知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出譚賓録）

胡楚賓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出譚賓録）

裴琰之

裴琰之作同州司戶年纔弱冠但以行樂為事略不為
案牘刺史譙國公李崇義怪之而問戶佐佐曰司戶達
官兒郎恐不閑書判既數日崇義謂琰之曰同州事物
固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為滯此司也琰之
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諸竊議以為琰之不知書但邀
遊耳他日崇義召之厲色形言將奏免之琰之出謂其
佐曰文案幾何對曰遽者二百餘琰之曰有何多如此
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點筆

左右勉唯而已琰之不之聽語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横文華粲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僚觀者如堵牆驚嘆之聲不已也案達於崇義崇義初曰司戶解判邪戶佐曰司戶太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詞彩彌精崇義悚怍召琰之降階謝曰公之詞翰若此何忍藏鋒成鄙夫之過是日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尋擢授雄州司戶出御史臺記

蘇頲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
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
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難將
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為詔試為思之瓌
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
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
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於御前玄宗親為舉衾
以覆之既醒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横詞理典贍玄宗大

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纔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頲為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為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頲第五詵第六冰第七詵善八分出明皇雜錄

王勮

王勮絳州人開元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閤同日受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小吏五人各執管口授分寫一時俱畢出摭言

李白

開元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出摭言

郴芳

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郴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耳此君所念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寫出尚書故實

王藻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齊名第十四每偕往還通家稱十四郎或問曰藻素也出傳載

韓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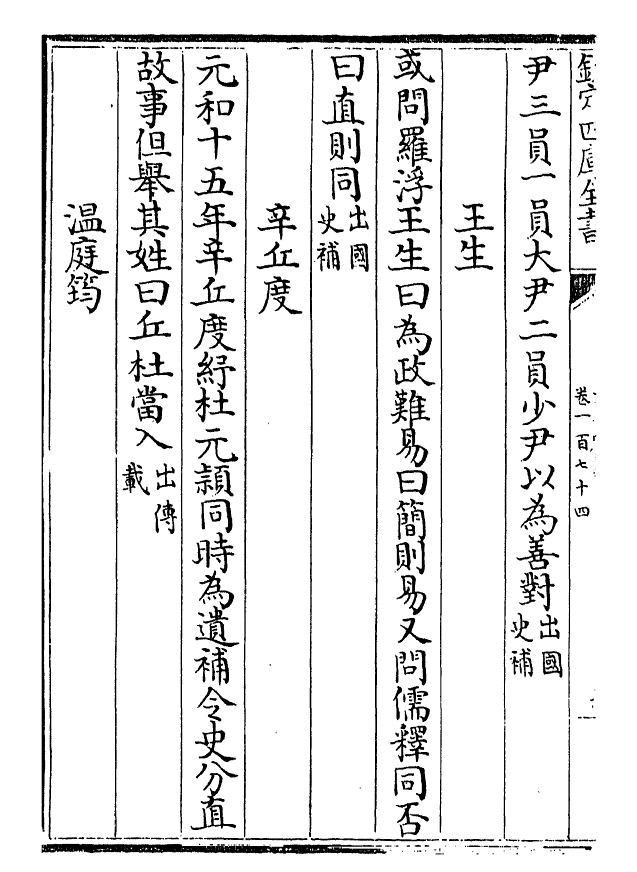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為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兼來比素出傳載

李程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謩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云二年不知謩出傳載

李吉甫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



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以為善對出國史補

王生

或問羅浮王生曰為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否曰直則同出國史補

辛丘度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紆杜元穎同時為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丘杜當入出傳載

温庭筠

會昌毁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録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温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蜜陀僧也出尚書故實

柳公權

柳公權武宗朝在内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絶曰不分

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悦賜錦綵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謝之出摭言

權德輿

權丞相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於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説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出嘉話錄

東方朔

漢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未央前殿檻曰叱叱先生來來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棗也叱叱四十九也出東方朔傳

又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

者攘攘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烟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蝱舍人辭窮當復脫褌出東方朔傳

李彪

後魏孝文皇帝嘗殿會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巵屬羣臣及親王等酒曰三三横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㼖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呉人浮水自云工技兒擲袖在虛空彭

城王勰曰臣思解此是習字髙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出伽藍記

班蒙

唐太保令狐相綯出鎮淮南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氷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列火然除卻雙勾兩日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之能辨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

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氷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邉下字三梁四柱而列火然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欣然曰黄絹之竒智亦何異哉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出桂苑叢談

幼敏

陳元方

漢末陳太丘實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丘捨去去後

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時過申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出商芸小說

孫策

吳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俄而劉豫州備到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關君答曰不爾英雄忌人即出

下東堦而劉備從西堦上但轉顧視孫之行步殆不復前出語林

鍾毓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出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既問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出小說

孫齊由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答曰齊莊公曰欲齊何邪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庾公大喜小兒答對出世說新語

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俟代人也聦悟有才畧子馛有父風高崇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此踰於父矣為相州刺史遷太僕馛子琇年九歲馛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鬭力何患童稚馛奇之立為嫡出談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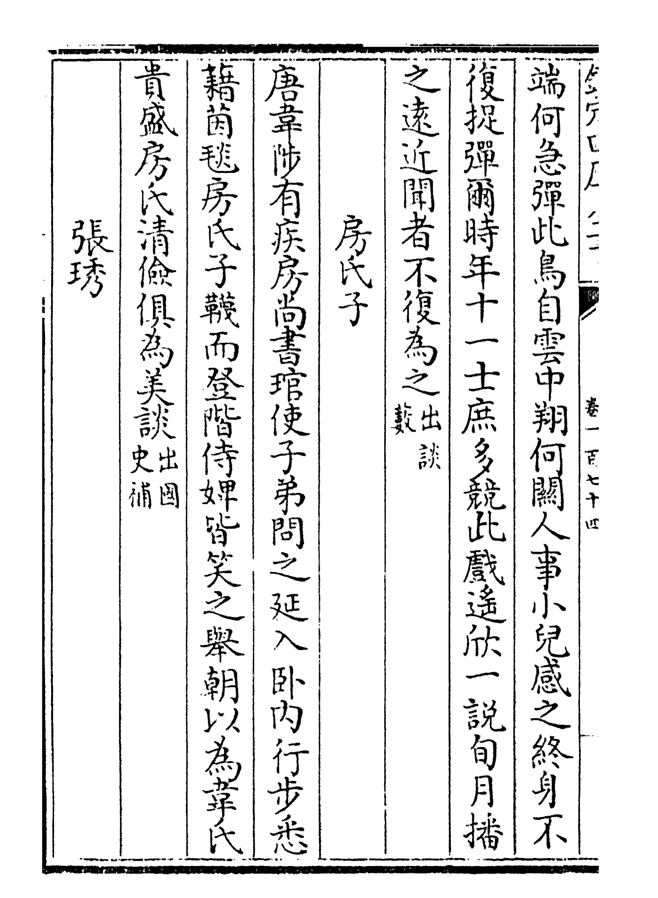
王絢

宋王景文僧朗之子美風貌善玄言與謝莊張暢何偃俱

有盛名於是景文本名彧與明帝名同故稱字長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為戲便可道草翁風必舅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偃尚之子也絢卒於秘書丞出談藪

蕭遙欣

南齊曲江公蕭遙欣少有神采幹局為童子時有一小兒左右彈飛鳥未嘗不應弦而下遙欣謂之曰凡戲多



端何急彈此鳥自雲中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復捉彈爾時年十一士庶多競此戲遂欣一說旬月播之遠近聞者不復為之出談藪

房氏子

唐韋陟有疾房尚書琯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韈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為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為美談出國史補

張琇

張童子者名琇審素之子也開元二十二年琇殺殿中侍御史楊萬頃於闕下復父仇也初審素受賕事發詔萬頃按之萬頃按審素過入故坐誅家屬徙邊琇會赦得還時未冠乃追復前怨與其弟瑝手刃萬頃於都城聞者駭之帝嘉其孝將釋之有司以專殺抗論琇坐死時人哀之葬於邙山為疑冢焉蓋懼楊宗之所發也故虞部員外郎顧雲誄之曰冒法復讎信難逃於刑典忘身狥孝誠有契於禮經且從古以來誰人不死得其死

矣夫何恨歟出顧雲文集

渾瑊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冬朔方節度張齊丘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效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四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五

幼敏

賈逵　李百藥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蘇頲

劉晏　林傑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鉉

李琪　劉神童　路德延

韋莊

賈逵

漢賈逵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亦以貞明見稱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言姊以為喜年十歲乃闇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邪逵曰憶姊昔抱逵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

朞年經文通遍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謂舌耕出王子年拾遺記

李百藥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乂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籍稻注云鄅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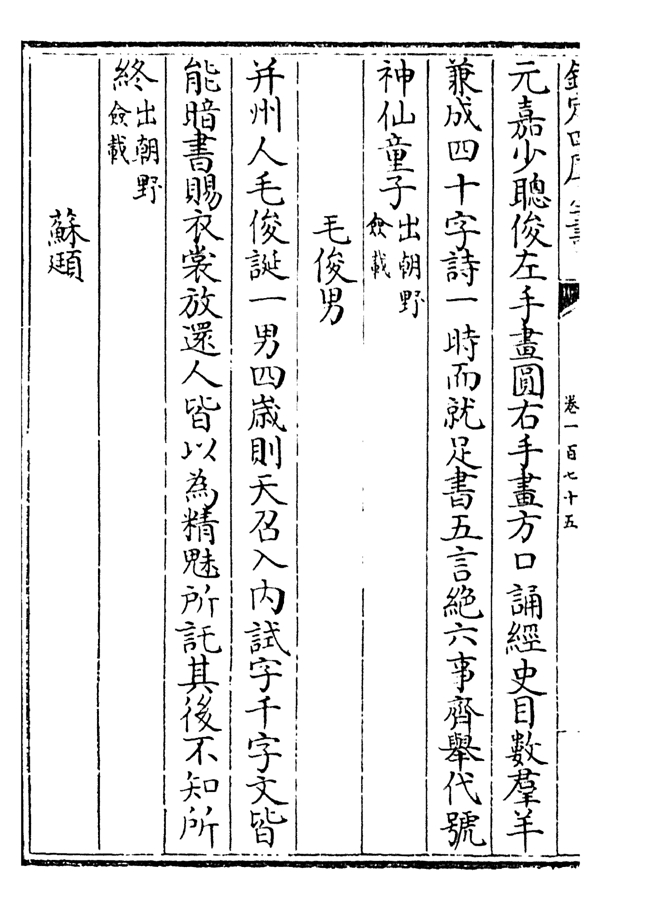
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文酒讌賓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為中書出譚賓錄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

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時帥府有壻善為
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
為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
勃輒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俟其下筆初報
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
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沈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元嘉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出朝野僉載

毛俊男

并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為精魅所託其後不知所終出朝野僉載

蘇頲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廐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聽事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頲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兔懸於廊廡之下瓌乃召頲詠之頲立呈詩曰兔子死蘭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

瓌大驚奇驟加顧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出開天傳信記

劉晏

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技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晏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

令詠王大娘戴竿㝎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出明皇雜錄

林傑

林傑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音調清舉年六歲請舉童子時父肅為閩府大將性樂善尤好聚書又妙於手譚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門廉

使崔侍郎千亟與遷職鄉人榮之傑五歲父因攜之門
脚至王仙君霸壇戲問童子能是乎傑遂口占云羽客
已歸雲路去丹爐草木盡彫殘不知千載歸何日空使
時人埽舊壇父初不謂藐歲之作遽臻於此羣親益所
驚異遞相傳諷鄉里喧然自此日課所為未幾盈軸明
年遂獻唐中丞扶唐既伸幅窺吟聳耳皆歎命子弟延
入學院時會七夕堂前乞巧因試其乞巧詩傑援毫曰
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

穿盡紅絲幾萬條唐鷟曰真神童也以是鄉人尋求
看塡塞門巷傑又精於琴碁及草隸書俱自天然不假
師受唐因與賓從碁或全局輸者令覃之匆觸取童子
來繼終其事傑必指蹤出奇往往返勝曲盡玄妙時謂
神助後復業詞賦頗振聲聞有仙客入壺中賦云仙客
以變化隨形逍遥放情處於外則一壺斯在入其中則
萬象俱成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壯奇花異木無非物
外之名至九歲謁盧大夫貞黎常侍殖無不嘉奬尋就

賓見日在讌筵李侍御逺趙支使容深所知仰不捨斯須和趙支使詠茘枝詩尤佳云金盤摘下排朱果紅縠開時飲玉漿鄭副使立作竒童傳劉制使重為序以貽之至年十七方結束琴書將決西邁無何七月中一旦天氣澄爽書堂前忽有異香氛氳竒音響亮家人出戶觀見雙鶴嘹唳盤空而下雪翎朱頂徘徊庭際僛欣然捨筆躍下庭前抱得一隻其父驚訝恐非嘉兆令促放逡廵遡空而去親鄰聞玆咸來賀肅曰家藏書櫥比乃

類筵鱣之表祥也及夕傑偶得疾數日而終則知傑乃神仙謫下人世魂靈已蛻於鶴耳不然者何亡之速也

出閩川名士傳

高定

高定真公郢之子為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八則為重轉則為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

人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出國史補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讀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

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出北夢瑣言

白居易

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識之無二字乳媪試之能百指而不誤閒日復試之亦然既能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掌貢闈居易求試一舉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習性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為時楷式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新即位

始用為翰林學士出元稹長慶集序

崔鉉

魏公崔相鉉元略之子也為童兒時隨父訪于韓公滉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爾來詩道頗長滉乃指架上鷹命詠焉遂命牋筆略無佇思於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滉益奇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歷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大中咸通之中

時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
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鎮江陵辟為戎卒一旦拂袖而
去既入京登上第俄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既秉鈞衡
李乃馳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
接清言幸曾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
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
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存陶鎔之下光生鄰部
喜溢轅門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騭

之詞也于今播於衆口出南楚新聞

李琪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廣明中佐王鐸滑州幕琪生而敏異十歲通六籍遂博覽文史如宿習十三詞賦詩頌大為時賢親賞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然每見所作亦有疑志鐸嘗留其父敬及幕府帥飲密遣人以漢祖三傑賦題試之俟畢持去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

而不能用鐸駭曰此兒大器也將欲發其文價乃以賦示坐客一席稱奬他日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為京北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早平闗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竒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齊間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為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

登封誰上書至昭宗朝聯中科第又怱怱不樂恨未得
轉四體為訓誥之語及梁祖受禪琪始自前殿中侍御
史擢翰林學士出李琪集序

劉神童

劉神童者昭宗朝以鄉薦擢第時年六歲矣帝召於便
殿復試之神童朗諷經書初無微誤帝大稱因撥御盤
果實賜之左右侍臣俱有羨色故都官鄭谷贈之詩曰
習讀在前生僧譚足可明還家雖解苦登第未知榮時

果曾沾賜春闈不任情燈前猶惡臥寢語誦書聲出鄭谷詩集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嚴相之猶子也數歲能為詩居學舍中嘗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儋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價又為感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滿朝五字便容過絳帳

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遥國境永寧身未立至今顔巷守簞瓢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掌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友謙聞而大怒有以擬禍乃因醉沈之黄河詩實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

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遥古地仙排衙朱榻上唱道
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趂
輕烟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鸚雛金鏇繫猧子綵絲
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美雪榆葉共收錢
錫鏡當胸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裏袖學拓枝揎酒
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插時乞繡針穿寶匣
拿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氈展畫趨
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頷綠荷圓讌滴沾羅

淚嬌流汚錦涎倦書饒婭姹憎樂巧遷延芙帳鸞綃映
藏衾鳳結纓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箏
推鴈柱偏碁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鎢惱容初酣睡驚僧
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抛果忺開口藏鈎亂
出拳夜分圍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鷰添絲放紙
鳶互誇輪水磑相效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牋
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謡歌處處傳匿
窓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鬬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旁

慵獨坐花底囷橫眠等鶺潛離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
舞蝶偎樹捉鳴蟬平島跨蹻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
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斸
蜂穴遶階塡樵唱迴深嶺笙歌下遠川壘材為屋木和
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鄰舍樹偷上
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減
狂顛 闕

韋莊

棄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會戲及廢明亂後再經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蹤因賦詩以記之又遂次逢李氏諸昆季亦嘗賦感舊詩下邽詩曰昔為童稚不知愁竹馬閒乘遶縣遊曾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醉繞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坵又逢李氏弟兄詩曰御溝西面朱門宅記取當時好弟兄曉傍柳陰騎竹馬夜偎燈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雛手脚

輕今日相逢俱老大憂家憂國盡公卿 闕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五